

云中岳武侠精品

风云录

异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风云录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章	长河镇风云	(315)
第十七章	情与无情	(333)
第十八章	煞神甘非	(355)
第十九章	勾魂阴判	(376)
第二十章	湖湾激战	(398)
第二十一章	草场风云	(418)
第二十二章	魔幻十八剑	(440)
第二十三章	初涉姥山	(460)
第二十四章	初会薛庄主	(483)
第二十五章	群雄云集	(506)
第二十六章	剑客廖无痕	(526)
第二十七章	大侠脱险	(551)
第二十八章	迷惑银衣剑	(570)
第二十九章	战胜枭雄	(593)
第三十章	大结局	(612)

第十六章 长河镇风云

镇西北四里左右，两条小岭脚形成一处四五里方圆的盆地，其中繁生及腰茅草，这种草正是盖茅屋最好的材料丝茅，繁生处通常不生长其他杂草或树木。

这种地方视野广阔，不宜作为设伏区，人藏在草中必须卧伏，卧伏晒太阳实在受不了。只有猛虎喜欢这种地方，易于猎食奔驰。

人行走的痕迹，自西北向东南伸展，贯穿草地，一看便知人是往镇上走的。

草丛中，蛰伏着十余名青衣男女，即使接近至十步内，也难发现草中潜伏的人。

十余名男女布成阵势，眼巴巴等候循踪觅迹从西北角跟来的两个男女。

东南角的出口，林缘的大树上，掩藏着一个青衣人，居高临下监视，视界可以直达草坪的西北角，只要发现敌踪，就可用信号通知在草丛中埋伏的人。这种警戒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不怕被强敌早期消灭。如果派到前面，万一被强敌发现，埋伏便失去作用。

强敌不是从前面来的，薛勇的留迹诱敌方法，反而收到相反的效果，因为姚文仲是个老江湖，识破留踪诱敌的阴谋。

青衣人的剑插在腰间，坐在大树的横枝上，透过枝叶的空隙，全神贯注监视着草坪的西北角林缘。只要有人出现，就发出只有自己人才知道的信号，通知埋伏的人，却没留意后面有人悄然接近。

坐处高约两丈，应该是安全的，任何人从树下经过，也无法发现上面的人，也不可能毫无声息地登树攻击。

姚文仲与雨露观音是往回搜的，他俩绕道草坪的南端，小心翼翼往回搜，先一步发现了树上的人，悄然接近毫无困难。

“我用扁针射他下来。”雨露观音低声说，“登树须防惊动其他的人。”

“还没弄清身份敌我，怎能打了再说？”姚文仲不表同意，“中了扁针掉下来，非死不可。”

“你有朋友吗？”

“只有余豪兄一个人。”

“不要妇人之仁，爷。”雨露观音郑重地说，“据我所知，来的人都是居心不良的家伙，都是你的敌人。你一露面，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我不会射他的要害，就怕他跌死。”

“你准备接住他。”

片刻，青衣人突然像被箭射的鸟，手舞足蹈向下飞坠，叫不出声音。

姚文仲出现在树下，舒虎臂神功默运，接个正着。

“你阁下躲在树上看什么风景？”他将人接住头脸抵在树干下，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面貌：“不会是爬在树上凉快吧？说！”

青衣人的后脑被扁针的针尾击中玉枕，雨露观音的飞针妙技妙到颠毫，穴道被制住头骨仅略为受损，姚文仲用手一捏一推便恢复神智。

“在……在下……你……你是谁？”青衣人居然凶狠地反问。

“你还凶得很呢！”他制臂按头的手加了一分劲。

“哎……放手……”青衣人硬不起来了，“在下是涤尘庄的人，你……你好大的胆子，竟敢……”

“在下胆子不大，但这一带山林是在下的，你躲在此地鬼鬼祟祟，非贼即盗，我要埋掉你。涤尘庄是什么地方？能吃人吗？哼！你在这里……”

“在下的同伴在……在前面等……等人，你这山林有什么好……好盗好偷的？”

“还有同伴？在何处？”

“在前面里外的草中。”

“等什么？”

“不知道，是一男一女……”

姚文仲一掌把青衣人劈昏，挺身而出。

“果然是等候我们的。”姚文仲没收了对方的剑，弃剑取鞘盛灵犀剑，“奇怪，涤尘庄的人应该认识我，为何这家伙又说不知道？”

“收拾埋伏的人，留一个活口再盘问。”雨露观音拾剑自用，“银衣剑客一定不在草中埋伏，这家伙骄傲得很，不屑做这种事。如果你想追上银衣剑客，最好不要理会这里的埋伏。”

“有道理，追！”

姚文仲是个老江湖，雨露观音更是江湖前辈，两人配合交换意见，思路更为明晰成熟。

远出里外，这一带已经没有故意留下的踪迹，但仍可分辨有人走过遗痕。

一阵好赶，前面看到六个男女的背影。

其中没有银衣剑客，六男女有说有笑越野而行，不像是办事的人。

两人不知道这些人是何来路，反正八成与涤尘庄有关，便从侧方绕道。

六男女泰然赶路，走在前面竟然是两位女的，可知两女的身份地位，比后面的四位青衣大汉高。

走在最前面的中年女人姿色不差，只是那双阴森森冷电四射的眼睛令人害怕。

“什么人？出来说话！”中年女人突然叱喝，伸手示意要后面的人止步。

“厉害！”前面三丈余的一株大树下，闪出笑吟吟的姚文仲，“一枝春匡六姑，耳目之锐敏令人无限佩服。呵呵！在下没挡住诸位的路吧？”

一枝春匡六姑眼都红了，上次被姚文仲从身后出其不意擒住，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耻辱，曾经发誓要姚文仲的命，不是冤家不聚头，碰上啦！

“该死的小辈，是你！”匡六姑咬牙切齿地咒骂，首先拔剑出鞘，“我要砍你一千剑，我要……”

“慢来慢来，生气会在脸蛋上添老纹的。”姚文仲的怪腔怪调相当刺耳，“你派冥河妖巫和地狱九幽魂计算我，彼此的仇怨已经扯平。你如果再向在下挑衅，一切后果和责任该由你负。”

说话间，六个人已将他围住了。

一名中年人发出两声长啸，可能是呼援。

匡六姑是涤尘庄的内庄管事，武功造诣必定出类拔萃，但她也知道姚文仲武功深不可测，连银衣剑客也无可奈何，她当然不敢独自向姚文仲挑战。

“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匡六姑不敢立即发动攻击，“投效本庄。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

“呵呵！刚才你不是砍我一千剑吗？你以为我是大傻瓜，向

你们投效任你宰割？你没睡着吧？”

“你投效之后，本管事气头上的话当然不算数。”

“你连自己说的话都不算数，还有什么可信的？你算了罢！薛少庄主阴谋计算我的仇恨，我并没记恨在心，我不想与你们涤尘庄结更深的怨，你们走吧！”

一名中年人举剑逼进，剑上发出隐隐的虎啸龙吟，内力卸剑劲道十足，看剑势便知是剑术名家，剑一亮便气势磅礴，无形的杀气令人心虚胆寒。

“你不可逞英雄。”姚文仲冷冷地说，“贵少庄主的伏魔慧剑也奈何不了我姚文仲，你充什么好汉？不要白白送死好不好？”

“小辈死到临头，还想在嘴皮子上占便宜。”中年人激怒地加快逼进，“你死吧！”

声落人到，剑光一闪即至。

一声长笑，姚文仲不进反退。

中年人出招并非主攻，主攻是另一位从姚文仲身后悄然扑上夹攻的人。

眼一花，姚文仲已背撞入后面扑来出剑那位仁兄的怀内，右肋挟住了对方的剑，左肘重重地撞在那人的左耳门上，噗一声肘力及体，右手一紧扭身将人扔出。

正面发剑的中年人更是眼前发昏，只看到人影迎面压倒，想收剑变招已来不及了，哧一声剑尖入肉，刺入同伴的右胸。

一照面便自相残杀，谁也没看清是如何发生的。

一声长笑，与匡六姑同时扑上的另一位女人，身上发出裂帛的怪响，手中的剑也脱手飞出丈外撞中树干，外裳被姚文仲从背领撕开，惊叫着跳至一旁打冷战。

人影似电火流光，长剑急剧闪动挥舞，但无法接触快速移动的人影，片刻间围解人决。

匡六姑共挥出八招十二剑，皆无法截住姚文仲的闪动身形，最后一剑走空，这才发现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而赤手空拳的姚文仲，正将最后一名青衣大汉一掌劈昏，将人抛出两丈外。

“你……你会妖……妖术。”她心胆俱寒，语声完全走了样，握剑的手抖得很厉害，“难……难怪冥……冥河妖巫也……也……望影而逃，你……”

“是否妖术，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你有权认为是妖术，不怪你。”姚文仲轻松地拍拍手，“我这一双手很快，将人打昏只是大材小用，用手折断人的手脚，或者扭断人的脖子，不费吹灰之力。匡六姑，丢下剑，我要和你谈谈，手中有剑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

“休想，你……”

人影迎面冲来，快极。

匡六姑的剑术十分霸道狂野，惊怒中挥出威力倍增，但见光华连闪，风雷乍起。

人影乍隐乍现，忽左忽右，一连三招劳而无功，眼见一剑中的，却又空无一物。

“你的剑术非常了得。”姚文仲出现在她的左后方，“大概薛老庄主教了你几招零碎的伏魔慧剑，但要想击中我，无此可能。认栽吧！匡管事。”

她怒叱一声，挥剑直上。

姚文仲扭头便跑，速度慢了许多，大概真力将竭啦。

她大喜欲狂，近了，剑发流星赶月，剑尖闪电似的光临姚文仲的后心。

剑过人影忽杳，右臂和脖子分别搭上了一只大手。

“手到擒来。”她听到姚文仲的语音发自耳畔。

“呃……”她只叫了半声，喉间一紧，想挣扎已力不从心，全身一软，舌头外伸，剑失手坠地。

惟一未昏在旁用双手掩住破衣遮羞的女人，这才知道大事去矣，正想转身逃命，脖子侧方已搁上一把冷气森森的长剑。

“你想走？跪下！”身后传来雨露观音的叱喝声。

女人心胆俱寒，战抖着跪下了。

雨露观音一剑把将女人撞昏，再加上一脚将人踢倒。

“爷！你这是什么身法手法？”雨露观音摇头苦笑，“你像个鬼，快得不可思议，我栽得一点也不冤。爷，天下大可去得。”

“是无主团头司马扬的绝技探囊手，六年前他就想收我为弟子。”姚文仲将匡六姑拖至树下，“人交给你问口供，我不便问。”

“你找对人啦！爷。”雨露观音欣然说，“请回避，女人向女人问口供，男士们不要听不要看。”

不久，他俩出现在镇中的小街上。

长河镇气氛一紧，像是遭了瘟疫袭击。

自从不久前银衣剑客的大批爪牙入镇，投宿在镇南的长河客栈之后，镇上便陆续来了不少陌生人。

镇民们不知从何处得到警告，纷纷关门闭户，坐在家中等大祸临头，敢怒不敢言叫苦连天。

长河客栈的伙计们，更是提心吊胆。

这是涤尘庄的人初次公然露面，人数约在四十名上下，有男有女，清一色佩带长剑，神气万分。

店门口，竖起了涤尘庄的庄旗。那是一面幡形的悬旗，长五尺宽三尺六，装饰华丽，流苏是朱红色，光闪闪的银底，朱红色的庄门楼图案，中间绣了一个大薛字，上端是双剑交叉的图形。

这些人中，没有银衣剑客在内。

随后入镇的一批人，落脚在镇西街的江左老店，人数也有四十名。

这群人的穿着打扮形形色色，有些穿了奇装异服，所佩的兵刃也种类复杂，比起涤尘庄的整齐划一，气势上就差了一大截。

这些人没亮出身份旗帜或标志。但据其他客店寄住的江湖好汉，有人认出主事人是大力鬼王余天霸，便知道他们是风云会的英雄好汉。

涤尘庄的人入镇，那是南门灵凤被擒约一个时辰后的事。

风云会的人入镇，显然是乱了章法而此下策。他们并不知道南门灵凤失踪的原因。落店不久之后，四侍女便由三名高手带回店安顿。

姚文仲与雨露观音一出现在小街上，便感到气氛不对，怎么街上竟然鬼影俱无？

姚文仲与余豪早上在镇口，便发现镇口附近家家闭户，但镇街上依然有人往来。现在，小街也冷清死寂。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站在街心茫然四顾。

“我和小老鬼暗算你时，镇口的民家接到水贼的警告。”雨露观音说，“现在，不知是什么人又重施故技了，很可能是姥山五湖水龙神毕至刚，派人前来做的好事，你可要小心了。”

“要求一个小小村镇罢市，在地方豪霸来说容易得很，希望他不是冲我而来。”姚文仲有点冒火，“这家伙未免太过分了。”

一条小巷口，踱出一位褐衣大汉，佩了一把腰刀，粗壮结实流里流气。

“我认识你。”大汉翻着大牛眼说。

“有许多人认识我。”他说，“我不认识你。”

“我，水虎殷宏。”

“少见。”

“你见过了。”

“有何见教？”

“速离江左。”水虎沉声说，“你像个瘟神，惹来了太多的麻烦，江左不欢迎你，速离疆界。”

“假使在下不离开呢？”

“江左的豪杰会埋葬你。”

“你呢？”

“殷某是第一个挥刀的人。”

“好，你要答复吗？”

“殷某正候答复。”

“姚某遨游天下，走遍了大半壁江山，除了不闯私人别业内堂后院之外，爱到那里就到那里，爱走就走，爱留即留，现在，你已经得到答复了。”

“哼！你……”

“我等你挥刀，等你埋葬我。”

水虎举步接近，杀气腾腾。

姚文仲向雨露观音挥手，要她退至一旁。

“他是水贼号称力大无穷，最神勇的力士。”雨露观音低声叮咛，“他很少用刀，用双手将人撕裂。千万别让他抓住你身上任何部位，他的手指比鹰爪功还要厉害。鹰爪必须运功，他的手似乎是天生的坚硬如铁。”

“谢谢你的消息，退！”他向前迎去。

练武人注重风度与英雄气概，对方如不动兵刃，通常自己也不使用兵刃攻击。水虎虽然说要第一个挥刀，其实逼近至八尺仍然无意拔刀进击，双掌一分，拉开马步移位找空门。

姚文仲当然不能示怯拔剑，他不能被人看成胆小的鼠辈。

知己知彼最为重要，雨露观音的消息使他不至于上当，对方

既然天生异秉双手坚硬如铁，就可以预先提防避免贴身搏击。

一声虎吼，水虎双手箕张招发猛虎扑羊，挟雷霆万钧之威，毫无顾忌地扑上了。

双手一伸，姚文仲作势硬接对方抓来的双爪。

水虎的怪眼中，涌现得意的狞笑。只要双手一接触，自信必可抓碎姚文仲的一双手。

双爪双掌即将接触的刹那间，姚文仲迎面便倒。

水虎一抓落空，收不住势人向前冲。

“克嚓！”骨折声传出。

“嗯……”水虎闷声叫，向前一栽。

姚文仲侧滚，一跃而起。

砰一声大震，水虎重重地扑倒在地，双膝碎裂，一双腿成了废物，是被姚文仲踹断的。这位神力天生的水贼上盘刀抢不入，下盘却脆弱，怎禁得起姚文仲全力一踹？膝骨全碎皮肉撕裂，一照面就完了。

刚跃起，雨露观音的叫声入耳：“小心！”

他不稳的身形化不可能为可能，中途扭转斜出，手一抄，奇准地抓住了飞旋而来的腰刀，生死间不容发。

是水虎的腰刀，这悍贼在地上扭转身向上，翻身、拔刀、掷出，迅捷绝伦，反噬的一击可怕极了。

腰刀立即反飞，翻腾两圈，嚓一声贯入水虎的右肩窝，锋尖贯透背部的胛骨。

“噢……”水虎狂叫，重新躺倒挣扎。

姚文仲四顾一周，脸色阴冷。

街上虽然不见人踪，但他知道，房屋的门窗内，有不少人向外偷窥。

“要想赶走姚某的人。”他一字一吐声如沉雷，“你死我活，

决不容情。”

两人折入西街，脚下从容不迫，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随时准备接受出头的人挑战。

江左老店的店门是惟一开着的，门外站着四个看热闹的人。其实，街上除了缓步经过的姚文仲两人外，鬼影俱无，没有热闹可看。

姚文仲认识这四个人，反正从四人的所佩兵刃上，猜想可能是前来赴姥山英雄会的江湖人。

为首那位人才一表的佩剑中年人，眼中出现惊讶、困惑、悚然的复杂眼神。

姚文仲通过店门，走向街尾。他希望余豪在镇上，也许会出来相见。

佩剑人的左首，那位倚壁而立的黑衣大汉阴阴一笑，站正身躯到了佩剑人身旁。

“阁下是风云会的子弟吧？”黑衣大汉阴笑着问。

“不错。”佩剑人语气阴森，“风云会堂堂天下第一会，不是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混混组织，子弟会友遍天下，用不着瞒人。罗老兄，你不必说话带刺。”

“看清姓姚的了？”

“不错。”

“看到他的佩剑了？”

“不错。”

“云头的剑饰，阁下不陌生吧？”

“不错。”

“好像是南门灵风姑娘的灵犀剑。”

“不错。”佩剑人似乎懒得多说半个字。

“阁下似乎无动于衷，不想有所行动。”

“不错。”

“不会是胆怯？店中贵会的人怎么说？”

“你说呢？”

“向姓姚的讨公道，不敢？”

“灵犀剑固然落在姓姚的手中，他如何得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凤姑娘是落在谁人手中的，对不对？”佩剑人总算多说了几句话，一双鹰目冷森地狠盯着黑衣大汉，眼神令人发抖。

“找他问不就明白了？”黑衣大汉不在乎佩剑人凌厉的目光，“还来得及赶上。”

“不必赶，与他无关。灵凤姑娘固然是追逐他而失踪的，但掳走灵凤的另有其人。”

“什么人敢如此大胆？”

“涤尘庄的人，所以他们敢明目张胆入镇落店，他们知道灵凤姑娘在他们手中，本会的人就不能妄动。”

“涤尘庄的人？怎么可能？他们……”

“他们的举动，瞒不了人的。”

“奇怪，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来源是……”

“罗头领，你问得太多了。”佩剑人不悦地说，“你可以走了，请上复毕老兄，本会的船发航时，务请贵上的朋友不加干预，容后面谢。”

“好的，在下告辞。”

“不送。”

出了镇西口，田野一带也不见人踪。

“绕镇南转回去，一定要找人打听余兄的下落。”姚文仲说，

“还有南门灵凤。”

“镇南镇东一带郊野，是水贼们的地盘。”雨露观音有点不安，“水贼中除少数一些自以为骁勇无敌的人外，大多数是倚多为胜的草寇，如果……”

“你不反对大开杀戒吧？”

“我恨不得宰光他们。”

“好，你等着瞧。”他眼中有凶光，“进镇走小巷。”

两人向左一折，绕镇外小径奔向镇口。

同一期间，黑衣大汉躲躲闪闪钻入一条小巷，在大街小巷左盘右折。街巷中空阒无人，但他十分谨慎，全神留意是否有人跟踪。

不久，他跃墙跳入一家栽了花木的后院。

后院有一栋堆放杂物的小屋，推开木门，便看到一张长凳上坐着三个村夫打扮的壮汉，其中之一只穿了一条犊鼻裤。

“如何？”一名壮汉问。

黑衣人开始脱身裤，丢给穿犊鼻裤的壮汉。

“大力鬼王精得很，架子很大，难以接近。”脱了黑衣换了村夫装的人一面穿衣裤一面说，“但总算有了收获，而且是极有价值的消息。”

“什么消息？”

“姚小辈进镇了。”

“算不了消息。”

“阴豹李均浪得虚名，一点也不精明，他居然毫不起疑地把我看成虎鲨罗力，三套两问便被我套出口风。”

“什么口风？”

“他们知道南门灵凤落在我们手中了，认为灵犀剑在姚小辈手中，与南门灵凤的被掳无关。”

“什么？”为首的村夫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咱们都是内庄的人，庄主的最忠诚亲信，南门灵凤被咱们抓获的事，还是落店之后，二庄主暗中告诉我们的，风云会的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是阴豹李均亲口说的，绝对错不了。”

“这……谁泄漏的机密？”

“回去禀明二庄主，不难查出来的。”

“对，得赶快把消息传回。据我所知，擒获小丫头时，小丫头并无伴当，只有少庄主知道这件事。将人带走时，用衣衫裹住小丫头，连本庄的人也不知所捉的人是谁，消息怎么可能泄漏出去的？准备撤。”

“在下事了，该告辞了。”换穿了黑衣的水贼头领虎鲨罗力说：“今后传递消息，恐怕要交由毕大爷的亲信担任了，由咱们水寨的弟兄担任，毕竟不便，以后诸位可向毕大爷直接联络。”

“罗兄就要走？”为首的村夫信口问。

“是的，须及早返报。”

“你不必走了。”

“张兄的意思……哎……”

扮虎鲨的壮汉，出其不意一掌把虎鲨劈翻，按住反扭双手擒住了。

“你听到了不应该听的消息。”为首的村夫狞笑着说，“南门姑娘的事，咱们凭的是没有证人，风云会不敢前来讨野火。你老兄这一回去，你们水上好汉一传十传百，这件事岂不闹翻了？”

“你……你们……”虎鲨挣扎着叫，“比咱们水上好汉还要阴狠，还要不进道义。这件事瞒得了一时，瞒不了永远，反正你们早晚要公之于世的……”

“不错，早晚要公诸于世的。”为首的村夫阴笑，“但那时等敝少庄主请到几位有头有脸武林前辈，为敝少庄主证婚之后的